



## 塞上江南 沙水相依

■文/登奎

因为要把更多的时间留给秋天的胡杨和沙漠,路过宁夏,只能擦肩而过。

第一站,我们的目的地是中卫,一个宁夏毗邻内蒙的小城,著名的沙坡头景区,就在这里。地处西北的中卫充满着西部风情,满街飘满羊肉串和拉面的香味,作为吃货的我们,最终驻足的是更地道的回民餐馆和正宗的手抓羊肉。

宁夏北有贺兰山,南有六盘山,而东西两侧分别是腾格里和毛乌素两个沙漠。作为华夏儿女的母亲河——黄河,则纵身穿过其北部。山的呵护,水的滋润,使得地处西北沙漠之间的宁夏平原有了田园,有了绿洲。一边是沙,一边是水,一边是荒凉,一边是丰收。在沙坡头和沙湖这两个景区,让我久久难忘的就是这种既矛盾而又和谐的感觉。

黄河在这里拐了一个大弯,似乎是想把更多的水留在这里。站在沙坡头高高的河岸上,眼前是这样美的一条水的曲线,一边是绿色的田野,而另一边就是腾格里沙漠的边缘。为了保护包兰铁路的安全畅通,人们在沙地上还打上了网格,种满各种沙生植物,让金色的沙海里翻起了绿色的波浪。

国庆长假最后两天,沙坡头景区内游客盈门,人声鼎沸,人们体验着各种刺激的沙上和水中游乐项目。“大漠孤烟直,长河落日圆”,这诗意的宁静与萧条,如今只成为门口大石

上两行文字。这种改变,源于我们的智慧和创造,但更源于黄河母亲的恩赐。

第二天,当汽车载着我们离开银川市,透过车窗,道路两旁碧波荡漾,草木繁茂,俨然一派水乡景象。很难想象这是在年降水量不足300毫米,而蒸发量却高达2000毫米的西北宁夏。

沙湖,顾名思义,是被沙漠环绕的一面湖水。浩渺的湖面波光粼粼,娴静恬美。这里的芦苇,并不是连成大片,或仅生于岸边,一丛丛,一簇簇,像一位位亭亭玉立的仙子,披一身寓意丰收的金黄,矗立于湖心,散落着从容和淡定。她们俏丽的身姿装点着平静的湖面。行不多时,突兀的沙丘就横在了眼前,离船登岸,爬上沙丘回望,那沉静的一面湖水就完全展现在了眼前。蓝天,碧水,黄沙和一簇簇的芦苇,这里不是江南,却胜似江南。江花似火,春水如蓝,在我的家乡不足为奇,但在沙漠边缘,这方湖水才更显珍贵。生动与孤寂,就在这咫尺间,相依相伴。

在银川,我们只有短短一天的时间,半天去了沙湖,另半天,我们匆匆拜访了贺兰。

塞上江南,美丽而富饶,水的滋养,山的庇佑,使这里曾孕育过神秘的西夏文明。水是黄河,山是贺兰。

“贺兰”,蒙古语骏马的意思,它就像是一匹奔腾的骏马,横亘在银川平原和西北的荒漠之戈壁之间,隔断

了荒凉与贫瘠,也就守住了绿色与富足。当我们走进贺兰山谷时,它的层峦叠嶂,它的悬崖峭壁,它的雄伟壮观,它的溪谷,它的美瀑,似乎都吸引不了我们的注意力,我们在山中苦苦寻觅的是先祖们刻在崖壁上的一种文化印记——贺兰山岩画。

据考证,这是大约8000年前,甚至是更早的先民刻在山岩崖壁上的图画。记录着他们的信仰、生活和他们的喜怒哀乐。在贺兰山的峡谷中,沿溪水两侧,绵延800多米,有这样的图画6000余画。我们循着水声逆流而上,仿佛是在穿越一条悠远的时光隧道。这些岩画有人像,有天体,有动物,也有一些难解其意的符号,或是一些狩猎、舞蹈的生活场景,或许你觉得它构图简单,画法拙劣,但是别忘了它可早于人类有文字记录的文明很多很多年。这些画是何人所画,所画何义,我们都无从可知。

两天的时间,只能是走马观花,择优而赏。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去读懂西夏文明有多么的强盛,也没有机会去感知宁夏这个回民文化最为集中地的真正魅力,就这样和塞上江南匆匆地擦肩而过。但却收获了水和沙相依相伴的感动,也深切体会到了天下黄河富宁夏的美丽传奇。

## 鸟缘

■文/吴炳辉

因为拆迁,我租住在五楼,楼内设施多已陈旧。楼外有一棵茂盛的泡桐树,站在阳台上眼前就是绿叶浓密的树冠,伸手能够到。房间内不仅听到风摇树叶的沙声,还时时能听到鸟雀的鸣叫声:叽叽喳喳的是麻雀,啾啾啾,啾啾,啾啾啾,是白头翁……

听到生疏的鸣声,我总轻手轻脚到阳台上,从窗缝的缝隙中寻找,有一次在几层树叶下看到一个新面孔,灰色的身体一颠一颠,鸣声清脆婉转,神情认真而又专注。此时千万不能拉开窗帘,静听最好。

新面孔是于我而言,现在的鸟雀哪一种不是古已有之?为《诗经》唱序曲的雉鸣、黄鹂皆系资深歌手。黄鹂时有所见,雉鸣似乎未曾谋面。据说雉鸣是一种水鸟,依据便是“在河之洲”。我在河滩湿地见过鸬鹚、野鸭、水鸡、鸥鸟、鱼鹰,却没有见过雉鸣,或许匆匆打过照面,和正在泡桐树上叫着的灰色小鸟一样,尚不认得。

一九六几年时,我工作的单位围墙外面有大片的农田,春三月,麦苗绿得厚实,油菜花初开,蜜蜂、蝴蝶闹闹嚷嚷,这时农田中常有一种羽毛明丽的鸟因受了惊吓鸣叫着急骤冲上天空,我仰头眯眼看了许久,才看清是体形很小的小鸟。那时收音机里经常播放亚非拉及东欧国家的歌曲,其中刘淑芳唱的罗马尼亚歌曲《云雀》传遍四方,那一个个连续飘扬上去的女高音,分明是艺术化的麦田里的鸟鸣,我认定那不起眼的小鸟就是鼎鼎大名的云雀。有一两年,每到春天我休息就到麦地去,坐在田埂上,一坐就是半天。相处多了,云雀一会儿从左边田里飞起,一会儿从右边田里飞起,或从我面前飞起,直接将我的目光牵上天空,那些云雀就像孩子毫无顾忌的嬉戏。后来因故离开那个单位,隔了几年再去,那里的农田连同云雀已杳不可寻。

除了云雀,我还记得挂鸟。那是一九七几年我乘长江客轮从武汉到南京,客轮从港口开出不久,就有一只白鸟相随。船在中午的阳光下,它跟着;船驶进浓稠的晚霞,它还是跟着。在长江上旅行,山峦只是向后退去,退成单调的线条,船边的波浪也是一味地重复,只有和白鸟相看两不厌。轻风在客轮甲板上吹拂,白鸟或高或低上下飞舞,在蓝天的背景下划出变幻无穷的优美弧线,有时从近旁掠过,吱吱的叫几声,有几次就落在船舷上,和我相隔不到两三米远,它看一下江水又看一下我,那淡褐的眼睛和我对视时毫无生疏局促。后来我知道那是江鸥,与海鸥有别。虽是萍水相逢,但时隔二三十年,它柔和的眼光,它洁白的身影还常在我眼前闪过。

和云雀、江鸥相遇既是巧合,也是注定,天空大地广阔无涯,不早不迟得以见面,正如现在,我栖居在这里,早晨天刚微亮,就有认识的、不认识的鸟雀来访,一串串鸟鸣声洒落枕旁,告诉我这是晴朗的天气;下午闲坐,有一声两声鸟鸣伴着清茶,间或和书中的鸟雀呼应,叽叽喳喳、啾啾啾和我都是缘分,弥足珍贵。

## 漫话枫叶

■文/陈宏嘉

枫树,又名枫香树,据清代植物学家吴其濬《植物名实图考》记载:“江南凡树叶有叉歧者,多呼为枫,不尽同类。”枫树属金缕梅科,落叶大乔木,高可达40米,木材轻软细致,可制箱板。叶互生,三裂,有细锯齿,幼树的叶常五裂。奇特的是每到秋季,一般落叶枯黄飘零,枫叶却一片艳红,灿若云霞,这使枫树不仅具有实用性,亦具有观赏性。

枫叶为什么这样红呢?原来枫叶里含有许多天然色素,如叶绿素、花青素、叶黄素和胡萝卜素。叶的颜色,决定于这些色素的含量和比例。春夏时节,叶绿素的含量较大,因而叶片显现绿色。到了秋天,随着气温的下降,光照的变弱,叶绿素合成受阻,比例降低,叶黄素和胡萝卜素相对比较稳定,而花青素含量逐渐增多。花青素就像“变色龙”,本身没有颜色,当它遇到酸性物质时变成红色,遇到碱性物质时会变成蓝色。秋季枫叶叶肉细胞呈酸性,日益增多的花青素就使叶片变成了红色。

枫叶形状美观,经霜不衰,即便到了初冬,仍然光彩夺目,正如陆游所云,“枫叶欲残看愈好”,故而深得诗人们的青睐。枫叶一红,诗人们的心儿便醉了,万千诗情,油然而生。历代名家,尤其是唐代巨擘为我们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:“明朝挂帆去,枫叶落纷纷”(李白),“浔阳江头夜送客,枫叶荻花秋瑟瑟”(白居易),“停车坐爱枫林晚,霜叶红于二

月花”(杜牧),“月落乌啼霜满天,江枫渔火对愁眠”(张继),“枫醉未到清醒时,情落人间恨无缘”(李商隐)……

枫叶也是有情人的宠物,唐代就盛行红叶题诗得配良缘的故事。据说唐僖宗时,宫女韩采苹拾得一片枫叶,题诗其上:“流水何太急,深宫尽日闲。殷勤谢红叶,好去到人间。”写毕,随手放入御沟,随水流到宫外,被进京赶考的书生于佑捡到。于佑亦题一诗云:“红叶无诗亦是诗,何来宫女再题诗。秋复秋兮红复在,片片红叶惹秋思。”然后投放御沟上游,又被韩采苹得而藏之。后帝放宫女三千人出宫,韩采苹亦在其中,竟得以与于佑喜结良缘。成亲后,各从箱内取红叶相示,始知终身竟是红叶所定。红叶题诗的故事有多个版本,尽管人物、情节各不相同,媒人却都是枫叶。这些传奇故事,使枫叶于诗情画意之外,又增添了一层浓厚的浪漫色彩。

枫树分布的范围很广,长城内外,大江南北,到处都有它的踪影。北京香山、吉林红叶谷、湖南长沙岳麓山、四川九寨沟、新疆喀纳斯等地,都是著名的赏枫胜地。中国十大金秋红叶欣赏好去处,我省南京栖霞山、苏州天平山榜上有名。其实,赏枫不一定舍近求远,我们镇江南山风景区便是绝佳的选择,这里拥有独具魅力的“城市山林”景观:峰峦叠嶂,林木葱郁,鸟鸣千啭,溪水潺潺,恍若仙境。尤当深秋,登高远眺,但见枫叶流



丹,层林尽染。

南山不仅以自然风光著称于世,更以人文荟萃蜚声海内外。东晋大音乐家戴颙从明山秀水中获得灵感,创作出十五部曲谱和一部长曲;南朝梁代文学家萧统在此广招天下贤才,编纂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文学总集《昭明文选》;大批评家刘勰全面总结先秦以来文学创作的主要经验,写出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文学理论巨著《文心雕龙》;北宋大书画家米芾“一扫千古丹青尘”,独辟蹊径开创了“米氏云山”……来此欣赏枫叶,不仅是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,也是与文化大师们的倾心对话,何乐而不为呢?

